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道園學古録卷九 在朝藁九

元 虞集 撰

記

慈利州天門書院記

澧之慈利州西百五十里有山曰天門盤結奇秀其峰十有六皆可以物象擬而名之蓋勝地也蜀人有田公著者自其先世來居之數傳矣至元乙亥王某兄弟亦

蜀人也避地至焉開門授徒以自給公著之父率其子弟往受教久之樂聞其説請結屋以容師弟子與其鄉人共有聞焉王氏善之而未敢自遂也大徳癸卯慈利改作州學更為大成殿正配神位及十哲象而舊象無所於寓王某謂公著曰子欲成父之志此非其幾乎乃請於官欲築宫以奉舊象而祠之部使者深偉之既得請公著乃度形勢視土物庀工擇材陶冶並作踰年而禮殿講堂門廡庖庫之屬俱就益市經書具祭器買田

二百畝以為食儼然學官之體備焉提學官以聞于朝名之曰天門書院主氏田氏與其鄉之士民舍采於先聖先師以落成後五年其州前判官周某調官京師來為之請記嗚呼天下之名山川多矣大抵為浮屠老佛之宫既竭吾民之膏血以奉之而心術又壞於其說千數百年以來習熟見聞以為當然而莫之恠也孰謂天門之勝獨以僻左之故閟其神氣於千古以啓聖人之宫豈偶然哉噫今之所謂學者有周程張朱諸君子之

所發明聖人之藴無所不見聖人之微無所不著塗轍之正大門户之端深固已盡闢而邪說之多岐則亦掊擊排抉而無餘矣况自國都至於郡縣無小大遠近具有學官則所以傳夫學者可不謂既備已乎然而或徒尊其説以自標置或講其義以務文華其反求切己至於深得而不違者盖鮮能焉此其故何也城闕之近習俗所移彼其所見聞識知者一皆物欲之所為而已宜乎所以自致之學不足以勝夫居之所移也然則安知

如是之人聲色不接於耳目利祿不入於心胸其質之渾朴固不至於去道之遠而稟氣之堅悍或反足以資其有為則天門之士豈無可望者哉且夫山川之秀異久鬱而始變發而鍾為人物者必有可觀而無疑矣其要在太守部使者慎為之得師以養蒙造端又省其力役使得安於進業而周君且去官數年猶自執贄來見求書院之記以遺其人焉其知好善蓋如此安可不為備書之

順德路魏文貞公宋文貞公祠堂記

至大四年七月中山王公結自集賢直學士出守順德明年郡以治聞守居無事乃按傳記而嘆曰魏文貞公徵鉅鹿人宋文貞公璟沙河人今二邑隸順德則二公皆郡人守其土祀其先民禮也於是作宮學官東南考求當時衣冠之盛肖二公儀刑而合祠焉郡人梁某蘇某各以其財來助司獄崔某學正楊某董其役以延祐元年二月告成泰定元年天子始開經筵王公在集賢侍

讀以經從幸上都集與在行間以祠事語集將篆諸石以識集曰治民者常示之以好惡鄉背之正則民志壹而事有所據特教之疏節耳而世猶迂之甚矣其不知本也天下之患常出於巽懦無恥巽懦者苟且無恥者無忌憚苟且而無忌憚人心始不可收而至於無所不至君子蓋深憂之若二公者誠足以表礪振起於斯人哉唐有天下二百餘歲莫治於貞觀莫盛於開元之初一時名臣衆多近代蓋莫之及然而尚論剛正能諫諍

有古大臣之風者則未有踰於二公者也夫二公之鄉非有百里之遠也二公之相非有異世之隔也邦人頌其事而知其德豈一朝一夕之積而合祠之禮曠久未舉固亦有待也耶昔者仁宗皇帝在御慨然閔俗習之弊於文法頹壞淪靡而莫之救乃出獨斷以圖治凡所揀拔常出不次一時作新之志貞觀開元不足為也鄉使有若二公者出乎其間則氣類之合風節所厲庶幾少荅聖明之萬一乎始王公受知仁宗於東宮及踐大統

而已在外服其祠二公也特因其職分之所得為而已邇者論經之餘亦嘗竊取二公言事之要而陳之辭之所達萬不及一徒想見其遺風餘烈之不可復作南瞻祠宇悠然有千載之嘆焉噫豈吾二人之私也哉故作享神之詩曰

侃侃正辭高風相望恭敬不忌有合其鄉於昭顧懷庶其在此俾後民克享世有君子

平江路重建虹橋記

至治三年五月日平江守臣告于江浙行中書省曰吳郡城内外皆鑿溝澮納大湖之水以容行舟逌絶為梁經緯聯屬其髙庳脩縮視水大小與人事緩急獨虹橋在郡閶門西跨官河通驛道為咽喉要處水至橋下匯為回淵最深廣隨折而東行勢用剽悍橋舊植以木而加甃焉歲久腐橈及今夏大霖雨遂壞水陸並阻民吏憂駭即日名吳縣長吏計㑹脩治吏曰役大懼不即成請草具以木濟而徐圖之郡人鄧文貴詣官自言架木

非經久計改作將因循請出家財成之可毋煩官也問其故曰家業闕　世矣衣食不敢有所過積日久而食功多幸有餘今度足以畜子孫終其身請悉以從事問所欲曰心誠願焉無所冀也按文貴家無田入化遷之利郡縣甲乙貲筭在中産最下徒以知足能散無所為之心佐郡縣徇民之急不亦善夫請聽文貴所為省府下其書曰此有司之責而文貴發私財甚善其亟從勉成之文貴既受命乃引里中信義者與共事以

八月乙丑名工畫圖計日度財盡撤其舊而新之求土木鐵石必良售物予直必平無留劵擇匠必精旣稍必足其志役者受傭如歸作息有度勤而弗病絶水下石款密鍵固案起拱合理緻無間圜空漏水象月引重過之堅蹄實地蓋長若干廣若干而又帖石隄岸容挽遡者若干尺泰定元年十月成凡用中統鈔拾伍萬貫於是前侍御史曹南馮公翼與名卿大夫旣老而寓於吳者十數公咸善之而王公都中新領海南北憲節未上

乃使來告曰今日之制自一錢以上郡縣毋得擅用府庫茲橋以民家親為之猶須十餘萬未已踰年乃成鄉使文書上下反復較論詎得出經費若是數就令從之非一日而決詎能成於期月耶用不足必且汎賦吏並緣奸利能無侵年椎剥乎利盡而求速能久堅若是乎是誠可書以示來者請刻文記之或曰以一民掠有司之美可乎噫文貴蓋有所受命矣且夫鄭商犒牛敵謀遄沮卜式輸財漢用不匱度時酌宜未可廢也必律之

以古昔其常制産已乎不然世之兼并者或盡民力至骨髓不饜坐視其死亡而莫之恤者葢有之矣服御擬王侯嘻笑制官府唯其所欲為而莫之禁吏於斯舉不足乎是則可書也文貴有子業進士予曩過吳嘗從學者來見予故知其人且吳人殷盛四方所莫及其什伯倍蓰於鄧者甚衆其輕財尚義肯卹鄉里救災患者常夕有之故為備載而不辭庶幾相勸之道也時之守令僚吏名氏請列諸碑陰

恱生堂記

夫天地之間人與萬物所以禪續息復於無窮者生之理為之也是故人之生也飲食男女衣服宫室貨財之為皆生生之具焉而愚不肖者不知察也於是極其思慮之所可及肆其智力之所得為内劇其心外伐其形凡所以養生者皆足以害其生而風寒燥濕之感水火虎兕兵凶之遇不與焉若是者逐逐乎相隨未有紀極其卒也可勝道哉四明道士項君子虚能以醫藥診夫

人之所以傷而保其所以全用能變其呻吟呼號愁嘆之聲以為忻愉舞蹈順適之意日有稱而歲有徵也故君子名其堂曰恱生云嗚呼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嬰少壯老其時也强弱盛衰其氣也誠能順時御氣損有餘益不足以自致於無過無不及是謂能奉天之所與以盡其分定而無悔焉誠哉其可恱也然則老子以身為患莊周以生為勞者其殆憤激之辭也夫雖然子虛學於老莊者也吾聞善養生者咀嚼太和不在乎穀肉菜

果也品配陰陽托象乎夫婦男女也鄞鄂之固舍廬之安金玉之保緼襲之厚又皆有所喻焉一不得以物命之也此豈非恱生之大本乎哉安而久焉有不止於恱者暇日更僕論之可也

思學齋記

予始識臨江杜伯原甫於京師也見其博識多聞心愛重之間從之游問焉沛乎其應之無窮也而其天文地理律歷卜祝神仙浮屠之説往往得諸世外之士至於

因人情時物之變論議政治之術可指諸掌時大臣有得其才而薦用之者薦上未命而大臣者卒事報聞原甫漠如壹不介意方就客舍取詩書易春秋悉去其傳註而繕書之慨然有直求聖賢之遺於本書之意未幾去隱武夷山中其友詹景仁氏力資之益得肆志於所願學而予不及從之矣延祐庚申予居憂在臨川原甫使人來告曰我著書以求皇極經世之旨子其來共講焉且曰我以思學名齋居舊矣子為我記之明年予免

喪省墓吳中將游浙踰嶠以成其約會有名命不果又四年景仁來京師每以思學之記爲說予曰原甫高邁絶俗又能閒居山林無世事之奪其所就殆必過人遠矣予何足以言乎苟言之人之所知耳所不知固不可言也他日授說於原甫而執筆焉尚未晚也景仁曰不可必有以復於原甫者乃試誦所聞焉古之所謂學者無他學也心學而已耳心之本體蓋足以同天地之量而致用之功又足以繼成天地之不能者焉舍是弗學

而外求焉則亦非聖賢之學矣然而其要也不出於仁義禮智之固有其見諸物雖極萬變亦未有出乎父子夫婦君臣長幼朋友之外者也故曰聖人者人倫之至而已聖人至而我未至故必學焉求其所以至則必思焉且何以知聖人哉于其言行而已矣言其言也行其行也然而反諸心而有未盡行諸己而有弗得是以有思固非茫然無所主而妄馳者也彼其由之而弗之察違之而不覺反憧憧往來於客氣之感何其多哉乃有

為之說者反欲絕去倫理措心如墻壁以待夫忽然之悟於一觸之覺不亦殆乎今求諸此而不得者乃欲從事於彼以庶幾萬一焉反以絕學自勝果為善思者乎噫學固原於思而善思者必有所受矣今夫有事於思者如火之始然而煙鬱之泉之始達而泥汩之草木始生土石必軋之逮其發也蓋亦已艱矣故非髙明之資未易遽徹也而况思非其道者乎然而嘗聞之明睿所照者非若考索之所至夫至於明睿則無所事乎思矣

無思者幾乎聖人矣其始乃在於完養而涵泳焉時至而化有非在我者豈不盛哉請以是質諸原甫或有取焉則因以為記

高氏貞節堂記

高母鄧夫人蜀之臨邛人故宋江西運管諱允績之冢婦登仕郎諱翁爨之妻而士貴之母也運管既卒於官而登仕亦相繼歿當是時鄧夫人年二十有九其子四歲耳遭時亂離守節自誓皎如氷霜躬自織績以具衣

食又撙節贏餘以資其子從師取友既而所居燬于火無强近之親可依托屏居陋巷家徒壁立幾無以為生而益厲堅苦卒以成其子又教養兄伯之孤子至受室乃已後數十年子長家裕然猶勤儉晏眠晨興以率其家人色嚴毅不妄言笑内外親戚敬憚之稍有餘又斥以周人弗靳也教諸孫尤不以姑息為愛故粗有成立年七十四有以其事聞于朝省乃旌表其門閭於是士貴亦大其堂以奉之其名曰貞節蓋享備養者又五年

而終士貴既免喪猶不忍死其親刻木象夫人置堂上飲食必祝出入必告如其生時泰定丙寅之歲夫人歿十五年矣乃來告某曰我高氏魏氏本同姓而吾二氏與子世家相為姻好者幾二百年著齋忠襄公鶴山文靖公則我曾大父嘉定府君之弟而子之曾大父提刑公之畏友也從祖叅政耻堂公與子之從祖户部公國史婚姻之弟兄也及我祖兄又嗣昏於名門而吾與子年相若情相好也先夫人之事子宜知之而士貴也未

有所托于不朽則誠有所待矣然而歲月逾邁恐就湮
沒而吾子有位于朝顧以文學為職事則吾名堂之意
非子記之將誰屬乎某再拜受其言弗敢辭惟先夫人
之貞節表著明白如此其可泯而勿傳乎乃取其事而
次第之識諸堂上以示其子孫以勸天下之為人婦為
人母者則又告諸士貴曰吾嘗聞之昔嘉定府君歿文
靖公哭之曰才名四十年四為二千石人所甚榮而公
無矜色志有不得則循理以行其心之所安無苛取無

厚望而造物者又中止之然則其蓄而未發者盖深矣又重以夫人之貞節如此則髙氏子孫其未艾乎丁卯正月甲子記

德符堂記

古之仕者不必出其國大夫士非有朝聘軍旅之事未有舍其鄉黨親戚墳墓而之他邦者自侯國而入仕王朝蓋可數焉春秋之末善用材者稍不盡出其國雖聖人不能不轍環於四方矣井田廢而士不出於農矣封

建廢而人自達於天子矣於是材者能者之用不自止於郡縣矣而士大夫始有去其鄉不復能自歸者焉若仁人君子之心詎能一日而忘父母之邦乎是故去家而見用於世既貴而復歸故鄉此固人情之所同欲也然而能得之者或鮮矣髙唐王公仁甫從其父時宦遊東南聲譽日起徧歷臺閣及持節江南副司臬事始得一過其家顧瞻源泉之深長竹樹之葱蒨慨然從其老人昆弟求問其大父王大父釣遊之舊躊躇咏歎依依

然殆不能舍而去之王事有程不可留止而中心之往來未始一日忘也天歷三年自參議中書拜治書侍御史眷遇日隆事任益重公亦自知其未可以遽歸也以其未可遽歸也故其思加切焉因以告某曰里中有宅宅中有堂我構我成祭祀賓客之所在也然而鬱乎在望莫之至焉子何以表之而系吾志也迺爲攷諸王氏之故取諸三槐堂銘名之曰德符堂云夫善言德者必本於父兄古之道也今夫大山喬岳之間滃然雲興沛

然雨作土石發乎光潤英華粲乎日星豈無所自者哉仁甫氏以令聞令望見知天子為名公卿固其符之已見者矣古人有言有感於斯應必隨之符之謂已仁甫氏以學問為術智以政事佐化功則所謂應者復為感矣感應相乘於無窮者豈有涯哉王氏有賢子孫善求其本始而得其符之所自發其在斯堂乎於乎君子之為德也自家而鄉自鄉而國自國而天下善推其所為而已矣然則王氏之德之符也其見信於斯世豈不遠

且大乎

書隱堂記

莆陽林泉生清原既登至順庚午進士第即介前進士昭武黃清老子肅來求文以記其家所謂書隱堂者曰其父録判君將致事而佚老於此云始予待罪殿廬得讀泉生所進卷而次第之以聞故雖老病誠願與賢俊為文字之驩顧未有説以復於二子是以文久未克就閏七月得官且歸求之益力予其能已於言乎君子生

乎世也不出則處不隱則顯行斯二者則有其道矣時
隱則隱時顯則顯名以著之當隱則隱當顯則顯義以
裁之固不畀隱而尚顯亦豈以隱為高而顯為非哉今
林氏父子老者既仕而歸壯者方出而仕何猶自托於
隱之云乎昔之記宮室者不有基構工事之勞則必有
制作表異之故今斯堂也尊者治賓祭之禮幼者脩奉
養之職皆人道之常也常則何以言之哉雖然隱以書
言則或得以為之說矣蓋隱有潛心之義焉匪直藏其

身之謂也世有淺之為士者托文辭以自售其於聖賢語言之微心學之懿其得之或寡矣况乎持不足之資既出而仕則睢盱以合世好龍斷以足已欲豈復有一息之暇回顧其所得之自乎而林氏父子仕而不忘隱吏而不忘書父兄子弟之間所以相激勵儆誡者豈常人之見也哉予於是知林氏之賢而因以知閩士之多賢也予嘗懐思龜山楊夫子親承伊洛之傳至於延平德業盛大上配作者即其地里之近風化之深天下其

孰能先之海嶠寂寞之濵豈無遯世長往之士聞予言而一慨者乎清原苟知其人尚以告予予將順下風而求見焉是為記

興雲橋記

泰定元年秋大同路城東新脩石橋成河東連率圖敏公題曰興雲之橋明年寓書京師請于集賢王公約以記來屬焉按舊記大同古平城如渾之水循其城東而南行亦名曰御河朝會轉輸東趍京師必踰是焉河水

本鹹遇積雨益横溢阻行者故自元魏以至于唐河流分合不同率造橋以達歲久沿革不能詳焉其可知者金天會壬子留守高慶裔所作不一年以大雨震電有恠物出壞其十一二後三年乙卯居民高居安葺完之事具宇文虛中記後四十七年為大定辛丑又以大雨震電壞其十八九明年壬寅留守完顏褒重作之事具邊元忠記今橋是也至國朝至大三年凡百三十年又以水壞官家葺焉又十有二年為至治元年又壞郡吏

考諸故府取舊比以請達嚕噶齊為達諸朝得給錢市材役民力如章歲終會焉達嚕噶齊屬其副孫侯詣大同路屬其判官某縣屬其主簿某上下以次承事於是孫侯曰財不可以屢費民不可以數勞必究其所以壞而求所以長久者工曰橋凡二十有七間其西不壞者二十有三石柱也東當水所趍而柱皆木鄉徒取其易成而不計其易壞也乃採石於弘山之下凡為柱二十四自上下流望之屹然壁立然後棧木甃石植欄楯表門闕飾神

祠官舍之屬皆以次成始八月甲子畢以九月甲子凡若干日夫為梁之役有民人土地之常事也令連率總一方委任甚重視民事之急猶請于上而後行為之以時而民不勞用之有度而財不費無一不合於理者揆諸春秋之法常事不書可也此何以書哉噫善為政者當為其所不可不為而不敢擅為其所不得為與輕為其所不必為則民力其庶幾矣且草既壞於一日思持久於方來不以速成為能而以他日為慮蓋仁智之事

而斯民之所賴者也書之者豈徒紀其功之敏哉謹具以告來者俾有所考以圖無斁焉可也

說

尚志齋說

亦嘗觀於射乎正鵠者躲者之所志也於是良爾弓直爾矢養爾氣畜爾力正爾身守爾法而臨之挽必圓視必審發必決求中乎正鵠而已矣正鵠之不立則無專一之趣鄉則雖有善器彊力茫茫然將安所施哉況乎

弛焉以嬉嫚焉以發初無定的亦不期於必中者其君子絶之不與為偶以其無志也善為學者苟知此說其亦可以少警矣乎夫學者之欲至於聖賢猶䠶者之求中夫正鵠也不以聖賢為準的而學者是不立正鵠而射者也志無定向則汎濫茫洋無所底止其不為妄人者幾希此立志之最先者也既有定向則求所以至之之道焉尤非有志者不能也是故從師取友讀書窮理皆求至之事也於是平居無事之時此志未嘗慢也應

事接物之際此志未嘗亂也安逸順適志不為喪患難憂戚志不為懾必求達吾之欲至而後已此立志始終不可渝者也是故志苟立矣雖至於聖人可也昔人有言曰有志者事竟成又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此之謂也志苟不立雖細微之事猶無可成之理况為學之大乎昔者夫子以生知天縱之資其始學也猶必曰志况吾黨小子之至愚極困者乎其不可不以尚志為至要至急也審矣今大司寇之上士浚儀黄君之善教子也

和而有制嚴而不離嘗遣濟也受業於予濟也請題其齋居以自勵因為書尚志二字以贈之他日暫還其鄉又來求說援筆書所欲言不覺其煩也濟也尚思立志乎哉

題王氏子五歲女弟說

王氏子因哭女弟而忽生無窮之悲信天性之發見而非五歲兒所能及親每飯必拜至於十五不變孰謂禮自外至者乎先王知其若是也故有以節文之而教生

焉嗚呼苟有教焉充王氏之所至堯舜之民矣乎

李士弘二子字說

集賢學士河東李公謂集曰予嘗字季弟之子思謹曰克忠思善曰克敏而予為之辭今天子追賜謚我先公實有忠與敏之文先公以是易名上所賜也予不忍令子孫同之更字謹以恭字善以至子更為我申命之集乃言曰謹乎謹乎志高氣揚不知為謹也神昏力弱不足以謹也千慮萬應一有不謹然猶不可而況漫以不

謹臨之豈復有為人之道哉字之曰恭示以謹之法矣共之為文象手足也為文指事益密又加之從心焉夫執玉奉盈手容之至謹者也然而心不在焉則失之矣故曰歛其放心於執事之間弟子之所以為恭也謹乎思所以從事於恭者可也善乎善乎亦知善初非自外至者乎性之本初未始不善也刳其本而失其初善斯亡矣君子之善復之也非能有加於當然也不至於其當然者則末也至於其所當然則無所踰也故言明德

者言新民者一至於至善而後止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愚以是知自聖人以至於庶民皆有此善也聖人至而庶民弗至也求至焉賢者之事也善乎望乎子者非妄也子求至焉非僭也夫其功大矣未易言也然而為學而不知此則無所學矣故公之意非獨為二子言也亦欲諸子通識之矣於是距始命字之歲六年矣二三子亦有因予言而警悟用力真有所至者乎

李克畯字説

河東李公以至大辛亥之歲為其子若姪七人製名字既嘗使集申其意而祝之其曰思德字克畯公子也後九年乃獨來求集益陳其義以自勉其請至于六七而不倦夫世之人命其子以嘉名者未有若李公擇言示訓之深切著明者也為人子者有若克畯知尊父命而不敢忽思有以推明其意而致力焉或寡矣集雖不敏敢不為克畯言之乎雖然其說至大有不易於言者矣子之名字蓋取帝典克明俊德之言而製之也克明俊

德者古先聖人之盛者也而人常易言之由不察也集聞之俊畯字通用而禮記又作峻盖同為高大之義故釋者曰俊大也而世人謂俊為輕俊捷疾之名則失之矣夫所謂俊彥俊乂俊民俊士者皆以其有大德也配英配豪配髦配傑而言者皆以其高出千萬人之上者也然而高大之人見理必易於常人其才則似乎輕捷矣而非俊之本義也斯言得之矣是故愚欲子為高大之俊而不欲子為輕捷之俊也然而義未周也易曰知

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夫言高大莫崇於天矣今言知崇如天可謂極高矣而必繼之禮卑喻其卑乃至於如地者何也又嘗聞之矣知崇者言知識之超邁禮卑者言踐履之切實也推其至至於成性存存必由於此則是德益盛而禮益恭者尤聖學之至盛者也苟欲為超邁而不求切實乃為學之大弊善思德者不為也愚既論高大之為俊以矯輕提之失矣然又慮其誤以過高為高而不知切實之事故又引易以明之誠願子之有

察於此也集之不易於言而終不敢不言者其亦有以諒予心也夫

書曾仲禮字說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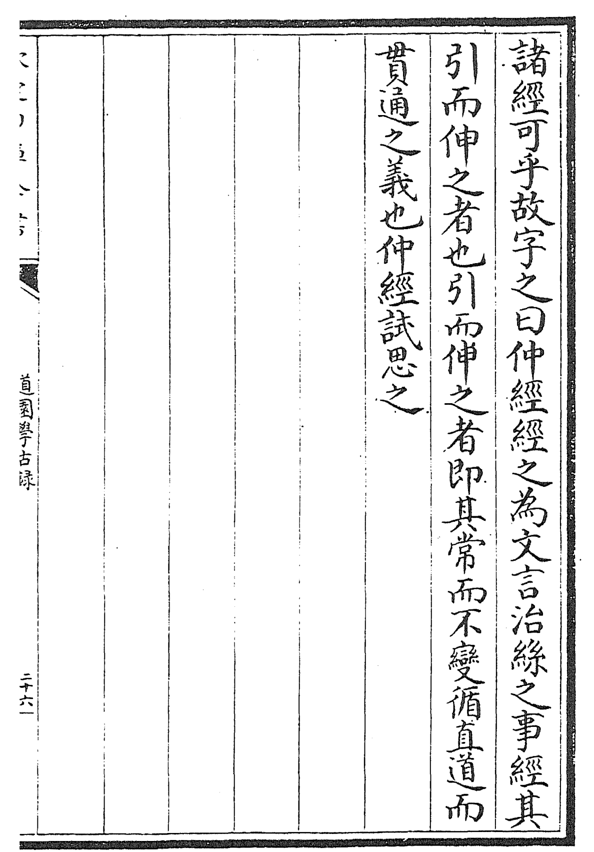
聖賢千言萬語具在簡冊濂洛以來大儒君子又發其緼奥而辨其精微昭如日月條理具備學者皆得誦而習之皆切己之要言入德之成法譬諸田則可以得獸矣茫茫原野不即虞焉則迷於鄉方藥則可已疾矣方餌滿前不命醫則繆於對證此荅問達材之為教所以

貴乎師友見聞者也博文約禮之説自顔氏率是以為學焉孰不知之而善學之士又求其説於先知先覺者豈直為觀美也是故咨問者詎可不視其所至而汎應之哉吾於臨川先生所為仲禮字説而竊有感焉何其言之富而意之足也知古書而行天理可謂至矣又示之以慎獨之説啓其端而使之求之可也而又告之曰於人所不見之處凡不可以對人言者斷斷乎其不肯為此猶食在前唯舉而噉之耳然而用力與否則在其

人乎昔劉元城問學於司馬公得誠之一言又問得一辭曰自不妄語始入盖退而隱括其所為凡三年後得焉此誠楷則矣因臨川之言而用力於慎獨焉極其至則天道也噫觀美之空言乎哉仲禮初拜御史行臺江南出是說求予識之夫御史職事要重有巡行糾察斷決之勞不得如經生學子朝諷莫誦矣而一事之至一念之發必以是求其沛然可勝禦哉

劉仲經字說

保定劉道傳來求字字之曰仲經又請其說韓子曰是道也何道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傳也此數聖人邈乎數千載之上容色不可得而見矣音聲不可得而聞矣然而道德文章之所存禮樂刑政之所載百世之下如親見之者經在焉耳經者何也易詩書春秋是也學者學乎此則為君子反乎此則為小人為天下國家者法乎此則治悖乎此則不治載是道者經之為書也傳是道者數聖人之所以為心也言道傳而不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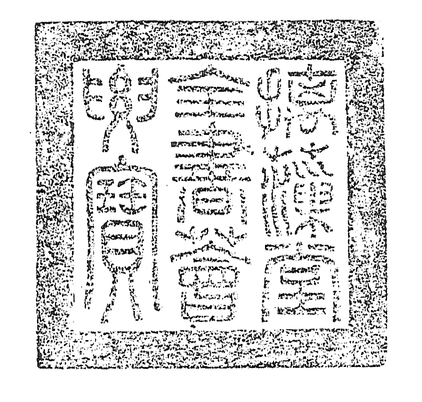


諸經可乎故字之曰仲經經之為文言治絲之事經其引而伸之者也引而伸之者即其常而不變循直道而貫通之義也仲經試思之

道園學古録卷九

謹案卷八第十四頁前三行錫哩布哈舊作燮理溥化今改後做此　十六頁後六行阿卜薩舊作阿不思今改　十八頁後五行六行拉固爾岱舊作拉古歹今改　十九頁前二行明安岱爾舊作明安荅兒今改後做此　二十二頁前七行扎薩克舊作扎撒今改後做此

卷九第十七頁前五行圖敏舊作圖綿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張元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道園學古録卷十至十二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三百三十七 集部

道園學古録卷十 在朝稿十

元 虞集 撰

題跋

皇帝聖旨特命禮部尚書哈喇巴圖爾充奎章閣

捧案官宜令哈喇巴圖爾準此天歷二年五月

日

禮部尚書哈喇巴圖爾之先臣太傅右丞相楚國公事

武宗皇帝位望隆重榮耀赫奕所謂不貳心之臣足以當不世有之恩者也當是時尚書兄弟尚幼及其長也慨先世之遭逢傷事變之不易思奮忠鯁以報國家未嘗一日忘也聖天子撥亂反正天下歸心尚書叅侍機謀夙夜左右內則執干戈以備宿衛外則治禮樂以和神人從容燕閒尤秉謙慎聖天子御奎章閣尊德性進儒臣以延問經術修文明之治焉閣中別置捧案官以命貴近尚書其一也而獨蒙聖恩親御翰墨作勑書以

賜之廷中大臣非無賛書之深厚禁中侍御非無嘉錫之便蕃未有身當雲漢之昭回被文章之藻賁者天下之至榮至幸何以踰此然則臣子者安敢不盡誠竭力以思報於無窮者哉

題趙祕書景緯所撰知郡王公庚應墓碑後

某讀趙祕書所撰知郡王公料院墓碑而深有感焉碑中言王公從其兄歷登諸老之門如劉後溪楊浩齋張享泉魏鶴山其人也是數君子與某曾大父友誼最厚

後溪公名光祖以龍圖閣學士歸居其鄉簡池碩德重望爲時師表其家居時曾大父守簡會闕上潰卒爲亂二公保障之郡安而亂弭浩齋公名子謨字伯昌潼川人嘗與曾大父同學易於滄江之上講貫之說學者多傳之如所謂乾二五皆言大人否二五亦言大人時義有不同之類是也亭泉名方字義立亦同易學其祥刑漢中時曾大父嘗爲之著亭泉銘而鶴山公則東南之士習聞之其文集無卷無曾大父之名而曾大父集中

亦無卷無與鶴山講學者也鶴山曾孫起兄弟家姑胥其在京師也館於某料院諸孫用享家番陽其在京師也交好尤舊因見其家書所述略以所憶書其後而歸之二百年中後生不及前輩聞見澌泯撫卷慨然

跋陸友仁所模金石款識

古人制作見於後世者學士大夫求之詩書易春秋而儀禮周官其專書也其次惟金石款可見耳而世不能多見吳陸友仁所模蒐既博又古時一閱之何異見朱

虎熊羆汝鳩汝方太顛閎天散宜生於一日之間哉

題孝節堂記後

皇元之取宋也蜀先受兵蜀士之以家死事若西和賈倅蓋有之矣天兵至南土遂滅宋昔者死事之子孫又死之如西和之曾孫何可多得哉史館承詔脩遼宋金史此記宜上送國史賈氏有遺孤見育於延平陳氏忠孝之家天必閟之陳氏亦德人哉至順辛未五月七日史官虞某書

書王氏草韻後

六書之學其成書之傳者則有許叔微氏之說文解字以類相從而徐鼎臣兄弟始叶以唐韻而録之便檢尋也許以文字類從以音聲從後出者益趍利如此草書之録如急就章以物類相從志在於簡約易求之耳今又分其字而屬諸韻豈非簡約之尤者乎然昔之為草書者結體有疏密用筆有工拙波磔不同形勢亦異譬諸人之口鼻耳目之形雖同而神氣不一衣冠帶履之

具同制而容止則殊朝廷有大朝會百官咸在品秩同等班序同列而人則褋然前陳矣善相人者乃能於是乎有所擇焉此輯草書韻之例也然則王氏之書其可少乎

題宋孝宗書貞觀遺事

昔宋裕陵嘗以唐太宗問其臣王安石安石對曰陛下當法堯舜既南渡國勢削弱阜陵慨然有志於當世其手書貞觀數事蓋有所奮發也患盜而推本廉耻憂國

而防乎欲盛論政而謹於擇臣其堯舜之事也本之以
堯舜之心不其盛乎此阜陵之意也傳曰君子多識前
言往行以畜其德有天下國家者所宜鑒哉至順史臣
虞集謹書

跋御筆除趙爾太府太監

今上皇帝宸翰命趙爾以官者也國朝典故凡命官自
宰相以下皆中書造命其貴者封以天子之璽而賜之
雲漢昭回龍光烏奕未有若臣趙爾之親被御書是也

夫恩之深者報必重仕之密者事益嚴趍爾其小心謹畏克盡忠孝以事上而保祿於無窮也哉

題臨川吳先生所述劉伯宣事狀後

忠憲公之死時人比之漢蕭太傅蓋無愧焉公之心明白如天日彼構禍書牘之情亦卒不掩於天下後世此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所以懼乎

題楊將軍往復書簡後

臨安故宋行都山川風物之美四方未能或之過也天

下既一朔方奇俊之士以風致自必樂居之而文獻之緒餘時有可見者焉承平既久交游文翰之彬彬尤他郡莫及矣楊將軍好事有聞于時一時諸君子莫不與之遇從此卷書尺可考也然未四十年卷中人無一存者亦可慨乎高尚書賦詩寫山水有古人之趣當代論書法者北尚鮮于南推吳興是皆見太平之盛者善觀者不特於書法論也將軍之子瑀持來京師予閱之柯氏玉文堂中閩陳衆仲陳趙子期太原王君實吳陸友

仁同觀至順元年十月缺日蜀人虞某伯生甫敬書

題心遠卷後

新吳興校官清菴李君求予書心遠堂扁因為辨心遠之說以道之曹侯克明為之持去久矣君復欲題諸此君方拜吳興之命某因又為之言曰昔伊洛之學未興漢唐之說稍變作人之盛權輿於安定非一世之豪傑其孰能興於此乎今伊洛之書衣被天下經義治事乃若岐而二之治且非其治矣嗚呼是誰之過哉況宜哉

且之徒蓋自陷於汙下所見不少超於目前深可慨也見心遠者能無躍然以喜乎推吳興之法以進於伊洛校官之職業可不謂之遠乎

題吾子行小篆卷後

古者器物皆有銘三代制作亦有損益丹書所載器亡文存所尤可思者筆書之不可復見也處士吾子行小篆精妙當代獨步書此諸銘尚友古人之志蓋不止秦唐二李間也

書古劍銘後

吳成季父寳古劍文理若碧函氣純靈不利割不鈍廢有藏用之道焉銘曰利固職趣世亟犀慝息鈍乃德

右翰林學士湖廣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清河元公復初之所作也公與吳大宗師友善公為著文甚多皆膾傳奇偉及得此劍極古以為非髙簡則不稱故製文十有二云文成於大德初元公歿於至治中至順元年八月

予與吳大宗師看劍道舊而亡其文盖三十年矣吳大宗師追記其辭而予書之蜀郡虞某識

題和林志

國家并包宇内封畛之廣袤曠古所未有也山川形勢阨塞險要之處奇怪物變風俗耆好語言衣食有絶異者史不勝書也至元中先叔祖以少蓬被旨掌輿地之紀每載筆而問焉至順元年予在閣下被旨著經世大典輶軒使者之問不敢怠忽然而朝聘往來之使日無

虛驛所不足者好事善詢諏知觀覽考索者甚寡是以
至者或未必能言言者未必能文記載邈如每為之三
慨矧和寧祖宗興龍之故地其可無述以傳示耶蕭囦
之北游也乃能賦而詠之使見者不異身履其地何其
快也自和寧而北而西而東廣輪猶不可更僕既而征
討所及藩屏所係氏族所聯尚多有之吾安得囦乘傳
車稱使者徧歷而深考以廣異聞而附信史於無窮乎

跋真西山畫像

昔者弟子之於師僚屬之於官長門生故吏之於舉將既得所宗則終身以之義之當然而常行者也西山真先生道德文學師表一時游其門者則象其威儀者何日忘之潛齋王公得先生遺像觀覽詠嘆悠然高山景行之思誠可以敦薄俗而示古道也其從王公之孫纘得見是卷是一日而得瞻二公於百年之間也敬書以識之至順辛未九月九日雍虞某書

跋王端明畫像

劉敏叔畫故端明潛齋王公於梅雪之間其高風勝韻如在昔屈大夫頌橘以象伯夷千載以為名言托物儗倫君子豈偶然哉雍虞集題

跋大安閣圖

世祖皇帝在藩以開平為分地即為城郭宮室取故宋熙春閣材于汴稍損益之以為此閣名曰大安既登大寶以開平為上都宮城之內不作正衙此閣巋然遂為前殿矣規制尊穩秀傑後世誠無以加也王振鵬受知

仁宗皇帝其精藝名世非一時僥倖之倫此圖當時甚稱上意觀其位置經營之意寧無堂構之諷乎止以藝言則不足盡振鵬之惓惓矣

題王忠簡公進士謝恩詩後

某從故宋王忠簡公曾孫纘得見公進士謝恩詩公之子樞密公所識並在唐人賜進士第禮文縏縟宋初已差不及南渡後蓋多草創然猶彌文若是覩之令人慨然

題朱侯所臨智永千文

中郎石經遠矣鍾張之法至右軍而極右軍之法至永禪師永興公而後難為繼矣盛唐作者變又極焉宋人遠不相逮米元章黄伯思皆筆不稱識而晚宋謂之無書可也國朝惟吳興趙公遂擅一代學者瀾倒忽見朱侯作此古法令人執卷囦然臨池者尚三思斯言哉

題故國子司業李公挽詩後

故國子司業贈某官保定李公挽詩一卷故翰林承旨

張公幼度為之序賦詩者凡二十四人故翰林承旨東平閻公柳城姚公廣平程公吳興趙公集賢大學士洺水劉公及其姪承旨公平章政事秦國李公蔡國張公集賢翰林兩院學士陳公公望李公伯宗薛公公諒王公國華元公復初鄧公善之曹公子貞貢公仲章而耆舊之在則樞密副使王公彥博翰林承旨郭公安道中書平章趙公子敬翰林學士吳公幼清侍御史張公伯高及江西提舉柳貫道傅與立教吳大宗師也詩不出

於一時要皆大人君子懐賢思徳之作也三四十年之間朝廷文獻略備見於此盖先生之子端受而蔵之亦不敢不慎也世祖皇帝建國紀元制禮作樂幾四十載而功成治定以遺子孫於乎可謂盛矣成宗入繼皇帝大統克纘祖武朝廷宗廟之禮為重先生時為太常博士草儀注朝謚于南郊追尊裕宗皇帝先生執筆為誄稱頌功徳凡千餘言頃刻立成情文兼備縉紳稱之拜監察御史上疏論東朝建五臺寺天子為之改容臺省

為之竦懼遷國子司業以身教多士師道凛然其高文卓行大節讜誼如此晚守一州以歿不究其用此諸公之所以嗟歎而永歌者也昔唐陽城為諫議大夫論裴延齡陷陸贄事欲慟哭而裂其相麻後為司業守道州以歿官職氣節略相上下夫泯然與草木同腐者何可勝計先生與亢宗相望於五百年間顧不偉歟張萬福武人年八十餘猶知賀諫官於延英門下然則令諸君子其能已於言乎是可為不朽者矣某初受大都教授

實承先生後與先生之子端吏遷翰林待制國子司業令待罪延閣之下又得同事編摩清苦直諒友誼彌篤故敢書其卷末云

題王夫人貞節詩卷

天歷二年秋河間周敬先以進士業舉于郡薦書未報奉其母王夫人居海上人莫之知也至順二年冬予表弟賈德昭自其鄉還京至靜海而澤冰堅膠焉升岸以行見聚落數十家有儒士廬居而衰者問之則敬先也

居數日見敬先讀禮甚謹始就而與之語因寛諭以慰之乃見天歴三年進士所為敬先詠歌者又以知王夫人之貞節焉蓋夫人適周氏時才十八生二子曰興祖五歲紹祖二歲而夫主歿守志教子至七十一而終方興祖之未舉河間也夫人命之受業京師未及行而遭喪今年之九月也予弟有親在京師氷雪不可還興祖為告其隣近僦焉以歸為予言其事如此敬先興祖字也某輒書以貽諸君子之好事者庶有表章之為世道

勸云

跋鮮于伯幾與嚴處士翰墨

大德延祐間漁陽吳興巴西翰墨擅一代而嚴氏琴亦見稱道年來無一存者得此卷則四人具在惜乎集之目力已病不足窮其波磔之妙徒諷其辭以想見其遺音雅趣於湖波山水之間也

題鮮于伯幾小象

歛風沙裘𢧵之豪為湖山圖史之樂翰墨軼米薛而有

餘風流儗晉宋而無作是以吳興公運畫沙之錐刻希世之玉使千載之具眼識二妙於遐邈

跋子昂書隂符經

隂符托黄帝以為名而實非其書無可疑者或曰戰國時人文字亦未可信也或曰只是李筌所為此近是哉然褚河南已有奉勑書本則其來亦久矣世人忽明白簡易之言好以詭秘不可解之說相尚豈獨隂符哉吳興公書妙一世此卷盖盛年所作波瀾老成不及暮歳

而法度整整未容無所師匠者知之也隆山翁吾鄉先生博學玩世所謂醉人語不可了了真語耶果醉語耶

跋陳信仲行卷

豫章周儀之至元十三年從其兄入覲除縣主簿年二十三耳經學才華時務典故為人温潤風流前代賢公子方今材大夫也昔同在京師自省臺翰苑皆薦之皆欣然以為當而用之然輙齟齬不克就治獄海郡已幾十旬矣某在翰林薦為待制事奏而報聞遂有宿草之

慼非命也夫傅先生故宋進士某㓜時嘗得其所為賦讀之泰定丁卯陳衆仲自温陵來知先生道德年齒之盛嘗賦詩寄之周既不可復見傅又相望萬里而一旦於陳信仲行卷見二人焉能無悲喜交集乎古之言君子者或兼言有德有位或專以德稱信仲鄉先生有傅公仕於郡者有周公皆諄諄為信仲言如此所謂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者耶

跋陳信仲行卷

溫陵傅先生送其門人陳信仲赴廣州教官既有序言予已題其後又出此卷則送其秩滿赴選京師者也崔丞相與僕曾大父友善蜀廣相望歲常遣一介通問今講學論政諸書尺尚在篋笥大父嘗取其尤要者刻先集中所謂滄江先生集者也李公風裁無愧崔公蓋嘗想其遺風而歎其不可復見今先生舉二公以砥礪信仲信仲亦知先生之望其門人者良厚不薄也耶今為祿仕者苟干祿以為貧亦復何議哉而為貧之意多遂

至於無所顧忌不復知有風節爲士君子之常行此天理之所由斁而人心之所由壞也不然師弟子之間豈不能汎引古人賢者爲之祝規哉而獨及崔李二者吾故曰良厚不薄也

跋魯祭酒試諸生聯句

世祖皇帝肇建國學教胄子取成材用之有至輔相文治日殷學者日衆而取士之制寖矣古者論造士之秀者升之曰進士論進士之賢者而告于王斯官之爵之

今殆放此某昔嘗承乏典樂會先皇帝開奎章閣引某侍書左右未及論俊選以聞而集賢會先生實來一歲之間凡七十二試而淹滞之士畢出公論韙之乃與其寮寀賡歌以樂其事何其盛哉先生將以其詩刻石堂上使之來求識之故為序録于左

題湯東澗與張文子手帖

湯文清公清節雅望超卓當時風裁所厲庸汎者無所容乎其前今觀其與故人張君文子書期之以科名申

之以繾綣何其忠厚委曲也此聖人德容所以有恂恂侃侃之異學士君子所當觀感慕效者歟

題宋諸陵畫象後

昔者君子之觀於先王也蓋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動作威儀之則庶幾如將見之至順辛未今天子有詔史館修宋史其行事固可考見祕閣畫象具存雖與此或少異猶足以得其彷彿執筆者尚想象而求之乎

題閬州陳彦和致樂堂記

某嘗觀於陳氏世家昔康靖公守荊南時馮夫人誨之曰汝父訓汝以忠孝俾輔國家不務仁政善化則非先君之意也今彦和身歷清要所以樂其親者豈待外求哉馮夫人家訓故在也

題陳彦和魁星圖

天官書北斗平旦建者魁魁枕參首第一星也斗之大者曰魁象物以為名云耳又曰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

宮然則陳氏魁星之祥非止為進士第一亦輔相之占耶

題晉陽羅氏族譜圖

昔者吾蜀文獻之懿故家大族子孫之盛自唐歷五季至宋大者著國史次者州郡有載記士大夫有文章可傳有見聞可徵所謂貴重氏族推次甲乙皆有定品雖貴且富非此族也不通婚姻盖猶有九品中正遺風譜牒之舊法不獨眉俗為然也百十年來比及沐浴皇元

之聖澤其傷殘轉徙千百無一二矣今天下益以治平學士大夫稍稍求遺軼於故老尋金石之寄於荆榛丘隴之間而荒煙野燒不可復知者何可勝數有能追尋上世之傳至於八九世又有祖父文墨之敘傳若晉陽羅氏者豈易得哉故雖小有闕軼參錯亦其勢然也羅氏之仲允中以教授辟儀曹史且還就蜀省幕府持此卷來因為題而歸之三嵎虞某題

題約爾珠學士孝友卷

京城之巽隅自門入循城少西有桓楹在道北表之曰蒙古氏約爾珠孝義之門每過而式之求見其人不可得也他日有事於太廟予與執籩豆見宮室之美而嘆焉或告之曰昔英宗皇帝之廣宗廟而大之也使人求梗楠豫章之材於江南事嚴衆莫敢當約爾珠氏受命以行以便宜從事民商不病而工師告充朝廷服其智決則植表之家也奉詔脩經世大典得懐慶路之書曰郡嘗有蝗大至守臣約爾珠出郡百餘里禱於古蜡神之祠一

夕大雨蝗盡去問之則又植表之人也故予願見而不可得而約爾珠奉詔建寺集慶還拜侍讀入翰苑得爲同官其孝義之事已見國子祭酒曾公所述予又書此二事以記之孝於親者固可上貽於國下及於民也歟

書蕭氏官誥後

故宋在東都時先儒有建議欲取四方賢士教之京師學成則以分教天下州郡此王者一道德同風俗之法也蕭仝所藏其大父從事君補太學生辰州教授闕陞

從事三綫告重有感焉從事以太學高第同黄甲恩例乃徑為州學教授是往時先儒之言固已行之矣我國家急於用賢舉進士及自學舍入官者即授之以政有民人之寄焉為教官者皆其餘材耳夫政教相須其及民一也政速而教遲政淺而教深唯其用之如何耳三告自寶慶至寶祐年亦多矣而蕭君方小攺得為令録昔者老材而用之為民物慮者深矣仝通暢善學甚宜於時仕於京師且久其有以發先世之遺德矣乎

書仁本堂記後

吳養元作堂於家而養親焉其兄集賢待制養浩氏題之曰仁本而自為記蓋取有子之言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之語朂其弟以愛親敬兄者也夫所謂仁本者其義大矣吾聞諸先儒之說曰孝弟是仁中之一事也自性而言仁其本也孝弟之所從出也而行仁者當自孝弟始然則謂孝弟者仁之本則不可謂孝弟行仁之本則可故曰為仁猶行仁也養浩告其弟以孝弟直以

仁本言之以為記而不及於為仁之說者政所謂引而不發欲其弟之躍如於斯也夫吾又聞之先儒嘗以事親之事而喻事天之道焉蓋事親之事盡則事天之道盡事天事親無二事也事天之道盡而謂之非仁可乎吾故曰何其取義之大也今石居先生高年厚德以集賢之貴封為邦君爵第四等自其鄉論之古之所謂父師者歟養浩以文學顯名于朝而又望其弟者如此蓋推原其所自本而有感焉以為此記養元其勉之

跋晦菴與蔡季通書

文公先生之於蔡季通氏情義均骨肉學問則師友其事蹟見諸當時講明傳乎後世炳如也其大者如河圖洪範之說太極經世之旨所以輔益於朱子者不少名物若律歷支餘若相地亦非淺學後生所盡知也此帖於出處隨時之義藹然情至猶可想見蓋成德君子造次所發無一豪無可徵者如此

題義士卷

施必有報感應之恒理也施不求報者君子之善用其心者也國家視民如傷飢而有能食之者則官之所以報施也出有餘以繼不足而不以責報為心非君子長者其能若是乎有餘不足皆天命也不足者無可如何在君子則固節而已耳天使之有餘而不自私推以及人固天之道也華氏其知之矣夫國家報施以官亦天命也令不求諸人爵而求諸天其報足以稱施又何疑焉

跋謝太傅中郎帖

右謝太傅書一十六字申屠子迪家藏也子迪言宋亡時府庫悉官取北來書盡為兵士剔取牙玉標軸文字委藉泥土間其先君忍齋御史偶得諸棄遺中信知神物護持耶昔王子敬每作佳書以遺太傅太傅輒題其後還之敬甚懊恨蓋太傅是右軍輩行也襄陽米芾所謂寶晉齋者政為謝公書在也某獲觀中秘甚多乃不曾見太傅書當是遺軼如此者尚多也紹興中中原舊

收法書名畫往往復購之精鑒尤當紙墨印識一一可據子迪善寳之

跋紹興三年呂故參知政事歐陽脩之孫世興赴

都堂審察省劄

大梁之社稷丘墟矣故家流風民之望也況斯文之傳尤有以係士大夫之心也夫

題申屠子邁畫馬圖

徐容齋先生題子邁十八時所畫馬其言忠厚而嚴正

得前輩之體吳興之言徵婉苟用其言致力於讀書而有得焉則自然不暇於逐末矣清河之言正而毅筆墨之間猶足見其掀髯之氣而皆不可復見矣俯仰可勝慨然子迪以其先兄手筆甚寶藏之藹然孝弟之意故可與諸老之言並傳子孫也

題多囉學士所藏御書後

天歷二年九月十二日手詔一百五字申嚴夜啓門禁之事先皇帝至自上都次清河幄殿御書令侍書學士

臣多囉時以中書左司郎中充承制學士受詔命將作院織錦成文以宣諭兩都禁衛者也欽惟先皇帝天縱睿聖人文宣昭制詔所頒臨定詳審親御翰墨端重方嚴所謂歴代寶之以為大訓者也先皇帝上賓之明年閏三月臣多囉出此詔本俾臣集識之臣等追懐恩遇不勝感泣之至

題御書奎章閣記後

御書奎章閣記初刻石蒙賜摹本者甚少應賜者閣學

士畫旨具成案然後持詣榻前申禀而後予之蓋慎重之至此一卷今侍書學士臣多囉以僉書樞密院事充承制學士時所被受者也

題蕭氏家世事狀

鶴野蕭君從道自其曾大父事太祖皇帝攻城野戰以多功著多為大將以其兵留鎮西州四世矣至從道又有孝行文學世其官又三十年天歷初以使司在京師是年秋九月天子登極改元之詔下而晉冀關陜疑沮

反側遣使或恇怯退㬵從道慨然受命往諭閒暇如平時以兵來鄉者從道能率先吏士討拒逆亂填安無辜之民六詔安阜生養最久一旦為亂致煩重兵數年天子再下明詔諭之乃定方兵行從道以使事冒險出入其間外宣德意悉得其情狀以聞厥績茂矣幕府上功文法持平進秩三品與所居官等從道材略如此行見用矣充城先生所為從道事實與簡册有關先生吾蜀耆舊所謂儒林祭酒者也其言不厭質事不厭詳者避

文勝之史也其備員執筆之末敢不録而識之以待至順癸酉閏三月甲寅虞某書

題蕭從道平雲南詩卷後

粤若稽古帝舜惟時有苗弗率禹徂征而猶逆命也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而苗格焉天厯建元以來雲南久安之境乃以弗率聞天子仁聖既以親王重兵臨之相臣大將各奏厥功又以明詔開示更新活全之意卒以按堵蕭大夫以世將使軍中及成功也乃以頌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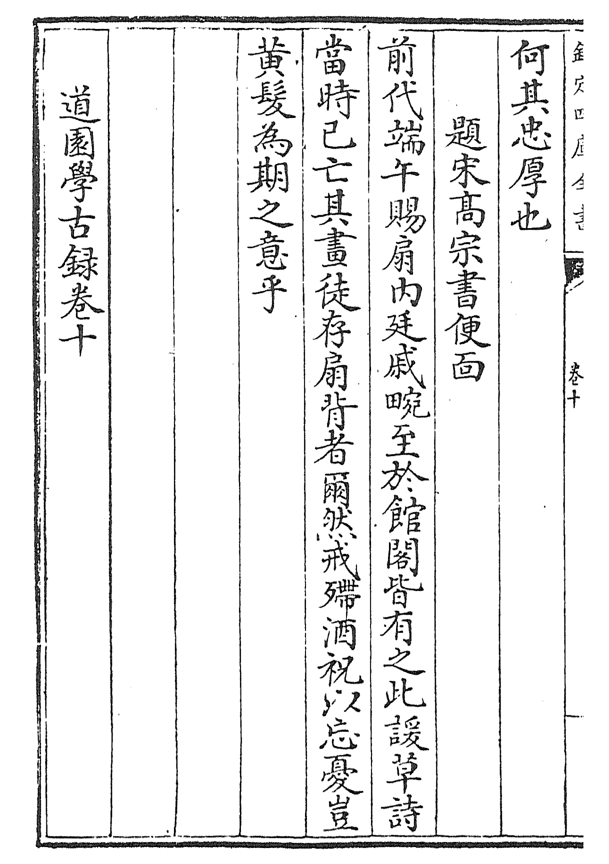
可謂有文事者哉

題米南宮墨蹟

米南宮書神氣飛揚筋骨雄毅而晉魏法度自整然也漢人只知程不識用兵紀律精嚴不知李廣之無斥堠為合作也

題黄山谷墨迹

山谷先生孝友純至常於翰墨見之所謂諸弟孝友恂恂薰陶使然又曰性行頗調柔所以望其族人昆弟者



何其忠厚也

題宋高宗書便面

前代端午賜扇内廷戚畹至於館閣皆有之此謖草詩當時已亡其畫徒存扇背者爾然戒殢酒祝以忘憂豈黄髮為期之意乎

道園學古録卷十

道園學古錄卷十一　在朝稿十一

元　虞集　撰

跋

朱文公白鹿洞賦草跋

昔者文公先生既重作白鹿洞書院屬呂成公記之而又自作此賦豈無意於其間乎某嘗汎彭蠡登匡廬升斯堂三復於斯文矣於所謂誠明兩進敬義偕立凜然

有遲莫無及之歎今夫荒閒寂寞之濵朝誦暮絃者豈無其人哉安知其不與愚同此感也今此篇輯錄文公全書者以冠諸首家傳而人誦之則固有不待皆至乎白鹿者平章廷軒趙公之㓜子乃時得其稿本觀其草具之謹改定之精尤足想見其意度他日請使善工模之而勒諸石以補洞中之闕庶後之覽者有所觀感豈私玩云乎哉

紡績圖跋

昔時守令之門皆畫耕織之事豈獨勸其人民哉亦使為吏者出入觀覽而知其本此卷豈無一二之遺乎然而徒為簨簴之玩詠嘆之資則亦末矣為豳詩者可風可雅可頌其推致感動不其廣哉

約齋䟦

約之為文從糸盖束絲之文也故凡斂束之事舉借用之如約束約信窮約之類是也易所謂納約自牖約信也孔子所謂不可久處約窮約也此以事言者也即學

而論之孔子所謂以約失之者鮮此約也不侈然自放之意取乎歛束者也顏子之約禮謂其所知既博其要在於復禮是約也猶云要也孟子謂曾子守約者對守氣而言猶云守義守乎義則所守者約又謂反說約者蓋以說爲言自博而說歸乎約耳此數者文義雖不大相遠所指之地則異亦不得比而同之張公以約名齋善擇言矣而愚也莫知其所主適而嘗見公之立朝政事謀議如物在權如機應的其所謂以約御煩者耶或

曰公晉人也晉俗尚儉公雖貴不忘其土風豈在斯乎

王逸老草書跋

宋太宗刻秘閣法帖晉魏書法後世猶得見之者以其有此至大觀益精妙矣學書者始知上求古法于後南渡講和即安思陵臨池之好尤篤一時内外大小之臣聞風而起若王逸老草書殊有旭顛轉摺變態尤為内廷稱賞然是後飛雲之禍雖慘而志恢復者愈堅禁偽學者雖嚴而求性理者彌篤若逸老之書士大夫道之

者絶少亦可念哉當是時吳興張謙仲亦高年篆法甚古隱於黄冠龜山先生嘗叙其所為書故其人名尤重焉

子昂墨竹跋

黄山谷云文湖州寫竹木用筆甚妙而作書乃不逮以畫法作書則孰能禦之吳興乃以書法寫竹故望而知其非他人所能及者云

安生送行詩後跋

古人言活千人者後必有封平晉安氏能保聚鄉里於屯艱之日豈啻千人然三傳至德卿生遽以早孤而家廢學成未見售而隨以兄喪歸此所謂感應之理非耶今之世家大族常一廢而不復振者以子孫不學無術故爾今生乃以善學聞且素冠之刺久典而生獨喪兄以禮君子有知生之必大其家矣生嘗求為國子生而不果六館之士非有一日之雅也乃能為歌詩以哀其情而道其美張公秩滿家居而質疑之人戶屨常滿此

皆有古道風化之美者吾安得不感歎而并書之

題劉貢父撫子瞻兄弟鄧潤甫曾子開孔文仲兄

弟賡和竹詩墨蹟

元祐同朝諸賢歷官行事身自可考知者尚多七君子偶以倡和同在此卷使人覽之有無窮之悲慨者何也當時君子之多近古所未有同為君子而為道不同亦古所未有故賁然文明錯著曾見於一日而天下𣪌福卒莫睹夫久大之德業胥為摧敗淪喪而終不可復皆

天也耶泰之初九以拔茅茹為吉而九二即以朋亡為戒誠有憂患者之所為乎昔者君子皆嘗學之矣悲夫

跋王贊善遺事後

太子贊善王公受知世祖皇帝以正道經術輔翊裕皇有古師傅之誼裕宗嘗問歷代治亂公以遼金事近接耳目即為區別善惡而論著得失深切世用蓋二十萬言上之藏其草於家不以示人國史紀述亦未及訪也觀其受命於世祖者誠非徒加貴名以為具臣者哉世

祖皇帝擇勲戚子弟學於公師道卓然及公從裕宗撫軍稱海始以諸生屬許文正名臣自是多學者而國學之制興矣然世言國學者初不知肇始於公也世祖皇帝將治歷領正朔天下知公妙筭術舉以命之公曰歷法可知也非明歷理不足與共事即請留許公於既退而授時歷成公日合南北為歷學者總古今歷法四十餘家是歷無愧矣然必每歲測驗修改然後不復有先後時之弊而言歷者知守成式而已今四十餘年公之

道意莫或識之而遂謂公以陰陽名家尚得為知言也哉予竊好論次舊事常以為非職守不敢越為之獨思昔人之立志行事其精微略不見白於後世誠亦君子之所不忍者哉及得賛善公家傳於其孫植將約而志之會植赴髙唐州判官行且有日故不暇為也姑為表其當著於世而時人不能共知道者延祐三年三月甲子太常博士虞某書

順菴銘跋

尚書元公方著是銘偶與予論順之義水之行自源徂流木之生自本而末皆順者也水激則悍木拔則仆所遇則然非本不順也人之生何者不順哉而所遇有富貴福澤貧賤憂戚之不齊於是處其變者摧敗困折常若逆而難然而理當若是則安行之未始不順也是故忠臣有殺身之仁孝子有底豫之道非有所矯激勉強也誠以如是則乃所以為至順故也今李氏生當治平之世時和歲豐外無干戈征役之急内無飢饉夭閼之

患而一家之間穀禄相仍則其所遇非有拂逆之事其為順也豈不易哉雖然難言也真知理之所安斯順之矣無以知理之至當而安之則昧於逆順之幾者亦危矣哉集嘗聞之矣傳曰成象之謂乾効法之謂坤大哉乾乎坤之克配乎無疆者以順為其徳也天也者理也充其所以順之者毫髮舉無違焉豈非賢人之盛者哉於乎艱哉銘成因附識其説於後云

題趙樊川與張侯手書

故樞密樊川趙公手書七紙皆至元十五年間與柳城張侯者也按張侯自著實記至元六年朝廷遣趙公使日本張侯在行中或告張侯曰趙公好權喜殺勿與俱也張侯曰吾以誠待之耳及行出入風濤之間深歷險阻應變倉猝指顧合宜慷慨激揚卒以說下未服不測之國趙公賴以成功而張侯聲名一日赫然于朝著矣此趙張交際之事也書凡七手筆者亦往往一時草具非有所矯揉撰飾之也而勸誡之辭子孫之託抄書足

以見其好學而又慮其力有不足薦舉足以見其好賢而又自慊以為僅能至是何其真也禮曰道合則服從不合則去彼於君臣猶然况僚吏於所事乎今乃不異家人父子則知張侯之所以得於趙公者槩可見矣後世淺薄葢有朝受知遇夕而忽忘之者葢有之矣今藏其遺書以遺子孫者不啻若拱璧重寶則不謂之古誼可乎自古豪傑之士有為於當世者常因其氣稟之近才器之所能而發揮之其所以致用者不必同也然其

成功卓然者類非小智淺量者所能然則二公之所存或者蓋不足以盡知之趙公行事具在太史張侯亡金故家起家從諸老非出使則從軍皆有壯議奇績天下既定歷治大都履要官者三十餘年既老于家優游子孫之奉以觀太平之盛時人未之或及嗚呼此可見世祖皇帝建元之時人才若是其多者矣

題山谷書食時五觀

君子之道坐如尸立如齊瞬有存息有養一動靜通夢

覺心無不在也食時之觀省察之一事也山谷老人之示戒容矣苟善用之誠修身之良藥彼冥然罔覺者固無難焉而妄談法空謂世教為不足行者亦不可不以善性比丘為戒也

子昂臨洛神賦跋

柳誠懸云子敬洛神賦人間合有數本今世所見唯自嬉至飛十三行耳蔡君謨云子敬放肆豪邁與右軍差異臨學之家必謹其辨矣松雪翁一筆全文好事者欲

考王氏父子之法此其可觀者乎延祐中集從公在翰林嘗出此賦真蹟九行見示有阜陵題字甚謹又三行别得之云是賈似道購求北方者也計其歲應是後此書十餘年乃得之耳

王維輞川圖後

宋景文公著唐書列傳文法嚴簡其勢無由汎及散漫而維傳備載華子岡欹湖竹里館柳溪茱萸沜辛夷塢之目何所不憚煩耶君子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

道隨所寓而自得焉必欲山水花木之勝則其志荒矣是故文藝絕人高韻天放而無卓然節操者志荒之罪也宋公之意其殆有儆於玩物者乎善觀是圖者併以是求之

所翁龍跋

右二龍陳所翁自題云六合縣齋所作也士君子受民社之寄豈以弄戲翰墨爲能事哉其必有託興者矣吾聞君子之治乎斯民也作而新之如震斯驚時而化之

如澤斯溥于以致雷雨滿盈之功于以成天地變化之造是故勇以發至仁之心誠以通至神之迹則善體物者矣欲觀龍之所以為龍陳侯之所以妙試以此求之也乎

題張彬孝義手卷

昔者王道之行也以使斯民幼者皆得其長老者皆得其養鰥寡孤獨者皆有所依疲癃殘疾者皆有所仰生者皆無憾於事育死者皆無憾於祭塟故曰有匹夫匹

婦不得自盡者如已推而納諸溝中皆欲如是而後已
蓋君子之學即王者之道也然而學者有不見用則道
有不得行於是退而施之於家以見焉此橫渠張子欲
買田畫井以見井田之法者此其意也噫天下之本在
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未有施之於其家父兄子
弟親戚骨肉之不知恤而能推之一國天下者也觀乎
承旨劉公所書張彬氏之事而竊有感焉天質之美若
張彬氏多矣使各有以盡其理一分殊之義相觀而善焉

則不徒頌張氏之美而聖朝風化之盛將不勝其歌詠矣

金壇李氏唐誥跋

金壇李氏唐大鄭王之裔也高祖子有鄭惠王別為小鄭王此故云大有武德以來十八世誥勑百餘卷自宋時官所為驗其實因錄用其後而復其家事見會要渡江後以博洽考辨名家若葉石林周平園皆嘗錄其事而宋末國初卿大夫有過其門而見之具有題詠刻石葢歷五代宋至于今

七百一十餘年矣子孫傳而寶之如一日亂離多矣他
族未見能若此者豈不重可貴哉昔武王大封同姓之
國賓禮先代之後故終周之世八百年間兼并絶滅之
餘存者猶可徵其世則有國邑以居其子孫有宗廟以
統其族屬故也唐之為制所以待其宗支者設爵無土
署官不職子孫之入仕略不異於庶姓傳系不多於後
世亦宜矣而唐亡四百年子孫僑寓一方世次班班逺
而益著乃有若金壇之族者豈不異哉且唐之功臣蕃

將賜姓通屬籍者幾數十家家諜不存則或有賢子孫出乎其間亦將無以别其所自見則有不勝其慨歎者鄭王之裔較著明白若此必有非偶然者乎其諸孫質舉進士京師為予道其詳委且曰昔在故宋族中一時登科者十人為堂而表之曰十桂宋亡堂廢近歲始復構焉求題扁於故承旨趙公子昂公曰寧可限以十數耶因書曰千桂而質果首登泰定丁卯進士第云

題吳傳朋書并李唐山水跋

予幼過豫章見滕王閣扁吳傳朋公所題也裵回顧瞻嘆其深穩端潤非近時怒張筋脉屈折生柴之態後聞宋阜陵欲易其九里松題至十數御筆墨而卒不能及因使塗字以金而署之當時固善人君之服善無我而亦深知吳公之書之真不可及也大抵宋人書自蔡君謨以上猶有前代意其後坡谷出遂風靡從之而魏晉之法盡矣米元章薛紹彭黄長睿諸公方知古法而長睿所書不逮所言紹彭最佳而世遂不傳米氏父子書

最盛行舉世學其奇恠不惟江南為然金朝有用其法者亦以善書得名而流弊南方特盛遂有于湖之險至於即之之惡謬極矣至元初士大夫多學顏書雖刻鵠不成尚可類鶩而宋末知張之謬者乃多尚歐率更書纖弱僅如編葦亦氣運使然耶自吳興趙公子昂出學書者始知以晉名書然吾父執姚先生曰此吳興也而謂之晉可乎此言蓋深得之予比過吳越見傳朋書最多皆隨分賛嘆且圖來者守正法云耳此卷又以李唐

山水繼之亦好事者蓋書畫同一法耳後來畫者略無用筆故不足觀此書乃直如書字正得古象形之意甚為可嘉然所作隸書乃殊不知而作大可恠也然當時有臨江蕭大山政作此體時甚貴之非此人之罪也因劉掾執筆求題為坐客言如此悉書之云

晦翁與劉晦伯書

十二月十日某頓首霜寒遠惟侍奉吉慶武夷鄭知觀來説賜田紐租事欲求一言於徐丞渠自去面懇幸與

詳度言之亦須不礙官府事體乃佳尔提宫丈不敢拜

書謟仲已有新除未耶向煩料理買山事近又嘗託季

通言之不知竟如何更覔一信若十千可就即納錢去

也因鄭君行草草附此嵗晚珍重以迓新祉不宣某再

拜晦伯知郡賢契友

跋晦翁書後

集嘗見文公與東萊先生一帖云福建人劉氏兄弟爚

炳同預薦送乃翁亦以免舉試禮部皆欲見於門下某

新阡與其居密迩兩年相從甚熟知其耆學其教章與之進葢東萊時在館閣也此書所謂晦伯爚也韜仲炳也十千所買之山豈即所謂新阡之近而李通之所擇乎昔者野人有食芹曝暄而美者持以獻其君野人猶然而況君子之於其君也心知其善而忍後其事而弗告哉紹興山陵改卜之議李通竟坐貶死孰知君子之於君親葢無二致也得於親而不得於君其勢然也觀買山之帖新阡之好豈勝慨然文公之書豈欲以此藝

成名者而子昂仲章氏舉以為言豈子昂獨舉其所深解者而仲章贊之耶公少年蓋嘗學曹操書而劉共父誚之公以時之古為解然則其可以書求公乎

歐陽原功待制瀟湘八景圖跋

原功父得瀟湘八景圖於京師曰蜀人所畫也故屬予識之予覽之終卷而復之原功父曰令吾與子之觀於斯也均有感焉而不無同異之目矣昔公家六一翁之歸田也凉竹風曝檐日迴思玉堂有如在天上之想令

吾二人者以文學為職業視他官為優暇乃得從容圖書之間悠然有登臨之趣易地而觀以彼視此則與六一翁之意無不同者昔在咸淳辛未外大父侍郎楊公守衡陽先君蜀侯以黃岡尉㳂檄湖南實在甥館明年集生於州治方生時侍郎坐睡夢羽人來見者予齠齔時常夢在高山長松間及既宦昏又數離憂患今老矣遂不復夢至元己卯東南盡已內附先君自海上歸楚侍郎於長沙留滯潭衡間數年予時尚幼雖已樂山水

不能往也其後遂食走江西遂寓臨川忽已四十六年中間先君講席於長沙集仕于朝不及侍近歲家弟官湘鄉數求充使若與告一往視之輒不得請卒以永隔此予之感而原功父以父母之邦忻忻然指其竹樹泉石而樂之則其異者也然而畫者通四時朝莫陰晴之景於一卷而山川脉絡近若可尋於是消息盈虛見於俄頃倏忽變幻備於尋尺慨然遂欲鍊制形魄後天而終以盡反復無窮之世變者不知原功父又與予之意

有同異乎

富珠哩氏貞節跋

禮曰内言不出外言不入是故閨門之内雖有善可稱非遭遇變故之事外人無得傳焉然非其族姓親姻之間有能文之筆可信之言則泯而弗彰者多矣富珠哩太常公叙其姑氏貞節君之事家世歲月委折咸備可徵不誣是為世教勸助者以太常之文可信也嗚呼秉彝在人貞節恒有而世不盡聞者可信之文難能也不亦悲乎

書趙學士簡經筵奏議後

泰定元年春皇帝始御經筵皆以國語譯所說書而進讀左丞相專領之凡再進講而駕幸上都次北口以講臣多髙年召王結及集執經從行至察罕行宫又以講事亟召中書平章張公珪遂皆給傳與李嘉努雅奇等俱行是秋將還皆拜金紋對衣之賜獨遣人就賜趙公簡於浙省加白金焉賞言功也四年之間以宰執與者張公珪之後則中書右丞許公師敬與今趙公世延也

御史臺則中丞薩勒迪默色任潤譯講讀之事者翰林則承旨頗森特穆爾呼喇勒默色學士吴澄幼清阿爾威叔重曹元用子貞徹徹肯伯瞻雅奇信臣馬祖常伯庸及集待制彭寅亮允道吴律伯儀應奉許維則孝思也集賢則大學士趙簡敬甫學士王結儀伯鄧文原善之也李嘉努德源瑪魯仲瑋皆禮部尚書吴呼圖克布哈彦弘中書參議張起岩夢臣中書右司郎中也召而不至者不及一一書入筵前後除擢亦不備載或先或後或去或留或從或否或久或暫

而集與雅奇則四歲皆在行者也今大丞相自爰立後每講必與左丞相同侍而張公既歸老猶帶知經筵事皆盛事也今年春趙集賢始以建議召入侍講一日既進書侍命殿廬趙集賢慨然嘆曰於是四年矣未聞一政事之行一議論之出顯有取於經筵者將無虚文乎某乃言曰鄉者公奏熒惑退舍事玉音若曰講官去歲嘗及此又欲方册便觀覽命西域工人擣楮為帙刻皮鏤金以護之凡二十枚専屬雅奇繕録前後所進書以

此觀之簡在上心明矣誠使少留淵衷則見於德業者何可得而名哉且先儒有言政不足適人不與間其要格心而已然則所慮者言不足以達聖賢之旨誠不足以感神明之通吾積吾誠云耳他不敢知也然而集賢惓惓惓惓切至於孟子之所謂恭敬者蓋可見焉故併書于奏議稿後而歸之四年十二月朔旦書

高宗御書

成閔所管人有見在蘇州者卿可拘収前去恐走逸了

共及百來人見在親隨馬撥入背嵬軍付俊

跋高宗御書

背嵬一軍岳飛屢以取勝成閔亦當時良將先雍公於金煬兵至江上時請以閔師五萬留駐江池之間果獲其用思陵此筆屬張俊以拘收閔所管人背嵬恐其走逸殆秦檜構死飛後閔亦見忌之時耶泰定丁卯十二月八日史臣虞集記

孟同知墓誌銘跋

延祐中有旨修遼金宋史至今年間未遑有所筆錄者良以舊史多闕軼而國家初入中原政與金亡時事相關係尤不可不備然其亡幾百年矣故老既無存焉者而遺文野史之略無足徵故常以為意遇有見聞必謹識之澹游為孟氏墓銘略足以考見燕城中統前盛衰之迹噫使人人如孟氏有世積之善得名公鉅筆識之則安有放逸無聞之事乎澹游書法甚精而卷中邈字疑是貌字將筆誤耶别有說耶因并識之於此

題諸公與曹士弘文

春秋時天子諸侯之國大夫世官賢人君子無所於事以夫子之聖猶抱關擊柝至冉仲諸子雖季氏家臣屑為之盖勢然也國家因遼金之舊寄政事於文法之吏於是用世之士胥此乎出焉故宋以儒學用士既已士亦無所於仕材彦如士弘氏蚤有譽於故朝而尤不免從事於簿書游徼之末以沒其身而已不亦悲乎然博學君子如故宋禮部尚書王公伯厚及四明戴帥初隆

山年成甫徽州方回總管與今翰林侍講學士鄧善之
衷伯長曹子貞諸公皆名顯於儒林言信於當世而人
人言皆哀士弘氏之位不稱材遠甚噫此固足以暴白
於後世也夫

跋葉振卿喪禮會紀後

先王既遠禮樂崩壞秦漢以來諸儒相與綴緝所傳聞
而誦說之使後世猶得稍見緒餘者則其功也然其億
說自為抵捂亦不無焉自非真知聖人之道不能有所

決疑於其間伊洛諸君子出然後制作之本盖庶幾矣至於朱子將觀於會通以行其典禮故使門人輯為儀禮經傳通解其志固將有所為也事有弗逮終身念之而所謂家禮者固司馬氏之說而粗加隱括特未成書而世已傳之其門人楊氏以其師之遺意為之記注者盖以補其闕也昔者戴氏之所記言喪禮者獨多而楊氏之書獨喪禮尤備豈不以人倫之大死生之際而凶禮為最重者乎小子不敏竊有意於其遺說之一二然

學未足而年已邁而亦未獲少有發明是以常有感於斯而永嘉葉起振卿之來京師出所爲喪禮會紀以示予其言曰昔服親之喪也或有不得於心則疑於理有所未盡求諸家禮則又見其足以少正於今而疑其未備合於古乃博考經傳以爲此書垂十五年而後成振卿時方從事府史公退之暇人事盡廢畢力於斯故其詳整如此然猶以爲未足又將益考其所未至者焉於乎其志亦可尚矣觀振卿之恂恂原慤嚴聚堅苦悲世

俗之衰微求古音之廢墜亦其有見而不能自已殆非求知於當時以自衒者也顧不鄙予而俾與觀焉予將留振卿以共成其志而振卿授温陵幕官以出予雖在成均會朝廷多禮文之事亦忽忽不暇故略叙梗槩而歸温陵之士尚多先代之遺聞乎可以參徵而振卿精神不衰益加潤色宜必有不止於斯者請見於他日尚未晚也

題程氏遺子元氏送女二詩

古君子將終則有啟手足之言非直示以神明不衰固以垂教也嫁女必有命戒之辭非直情愛之鍾固以謹禮也河南侍御程公遺其子處士君之遺訓遺山元先生送其女歸處士之嘉言蓋古道也處士君夫人上承兩家大人之傳以施諸子孫宜其文獻淵懿之不可及也況至元以來縉紳先生贊述具在考時變而懷古昔者不在茲乎處士君夫人之孫愷清慎端介為政有聲其原本有自來矣舉此卷示某敬識而歸之

題高宗臨顏魯公乞米帖

前代待士大夫禮意極厚禄稱其官不至乏絶况其貴者乎苟有賢者安忍使之有食粥乞米之事於當日乎思陵慨想河北能無感於斯文於乎此自有國家者言之耳士大夫有恒節有不待夫重禄之勸者涿郡盧公以此卷表章劉君達夫之善子孫可不知所自乎

題董温其官誥

右董公温其以鄉貢進士授禎州判官以殿中侍御史

充開封府推官凡兩誥通為一卷其後人之居廣信曰宇定者之所藏也宋以鄉貢進士除官盖特恩也科第盛行則已罕矣侍御史嚴貴使治京府獄訟之事慎之至也咸平天禧之間三省諸公名署炳若盖人想見當時之不可及而董氏子孫至于今垂四百年猶能保傳先世遺書如此則其施於當年垂於後世者不亦厚乎

又題

右勑書一通宋天禧五年夏朝奉郎行殿中侍御史充

開封府推官所被受者也真宗至仁至愼留意獄事雖遇暑疎决有司恒制而丁寧固至雖以罪係獄者猶加念慮况有暴濫之失乎此固出其天資要亦家法然矣董氏於宋亡後數十年子孫猶衆多保有先世文獻之傳如此可不敬嘆乎

題子山學士所藏永興公墨蹟

永興公書接晉魏之緒啟盛唐之作六七百年來真蹟世已絶少存者墨本人間想望彷彿豈復見此神妙造

極者子山公臨池之嗜追配昔人殆神物留之以遺真知真好者非偶然也某家學荒落加以目昏撫卷感歎子山命識其後故輒書之

跋申屠君墓表後

善也者生生之本也霜雪斧斤馬牛之害相尋息焉而生者不絶其本然也臨川先生表申屠君之墓曰善人益求諸其質者乎某來中朝待罪國史蓋嘗觀乎金亡之際生人之類盡劉于兵幸而生存子孫有可稱述者可

縷而類也間求其世常得其存之故焉若申屠君家其一也夫善之大本蓋受諸天所貴乎人之為人者能存而充之云耳於乎聖人在上所以教乎人使之不至為禽犢之歸者蓋以此誠如是夫豈有生民之禍乎今求其萌孽之端於一二世家之故其亦可以有感也夫其亦有所勸也夫

道園學古錄卷十一